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弦乐器制作师华一志的双手,即使仔细观察,也丝毫觉察不到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三十多年前,正是这双手,使他被誉为“修复过斯特拉迪瓦里琴的第一个中国人”,如今,也正是因为这双手在古琴上的灵巧翻飞与摸索,终于大大改善了古琴千年来的换弦与调音难题。“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弦断,不再成为古琴演奏者的心头之痛。

他让古琴换弦调音不再难

——记古琴斫制非遗传承人华一志

正在展览中的“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主会场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内,由保护单位上海音乐学院推荐入选的古琴作品“古月龙吟”(见上图)吸引了不少观众注目与驻足,据介绍,“古月龙吟”的独特之处在于,把传统的古琴两个固定雁足演变为七轴,采用七个独立的无可极调音并能自锁的木质弦轴,作人字形排列,名为“七星轴”,并于2015年获国家专利。此发明一改三千年来古琴“换弦难、调音难”的状况,让每个演奏者都能独立进行换弦和调音。这正是华一志的“作品”。

起源于小提琴

华一志与弦乐器的缘分始自对音乐的爱,1955年出生于上海的他,喜爱拉小提琴,17岁那年他被分配到上海机器修造厂当钳工。遗憾的是,华一志的左手在一次工伤中骨折,无法再进行提琴演奏,但对音乐的热爱却难以割舍,他将全部精力都转移到了弦乐器的修造上。

上世纪80年代,华一志东渡日本留学,在大阪当时最有名的卡内基弦乐器有限公司进修和工作,半年不到的时间,华一志就进入了公司里顶级弦乐器修造技师的梯队。在那里,华一志得以接触并修复了包括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瓜尔耐利、瓜达尼尼、蒙特雅娜等在内的20多把价值超过百万美元的世界顶级名琴,日本《读卖新闻》把他称作“修复过斯特拉迪瓦里琴的第一个中国人”。

1991年,上海音乐学院开始筹备开设提琴制作专业,在贺绿汀、丁善德等院长的热情邀请下,华一志作为特殊人才受聘回国,参加提琴制作学科的创建和教学工作。教书育人几十载,华一志的学生早已遍布全球,薛艺、尹颖等人还获得了世界顶级制琴大赛的金奖。

回归于古琴

如果说西方弦乐器开启了华一志的音乐之门,那么中国传统弦乐器——古琴的斫制则是华一志一场悄无声息的回归。

“小提琴和古琴是同属弦乐器。只是,一个是西方弦乐器,一个是东方弦乐器。二者振动与发声原理相同,斫制的基本功相同。”在华一志看来,提琴做得再好,起源和文化都在欧洲,而他亲手做出真正具有东方属性的乐器。

作为古琴斫制技艺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华一志很传统却一点也不守旧,他开始将西方弦乐器讲究的木材的声学性能和机械性能等参数引进到古琴选材中,尝试使用鱼鳞云杉作为古琴的面板。同时,他还力主改变古琴仅作为室内演奏乐器的现状。

千百年来,古琴一直被认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究其原因,古琴作为独奏乐器,音色较为低沉、音量较小,在不使用扩音设备的前提下,难以实现与其他乐器同奏,亦无法在宽阔场所进行大型演奏,对它的传播推广造成了一定限制。

有别于传统古琴将音孔置于琴底的做法,华一志根据弦乐器的振动和发声

原理,把古琴的音孔改制在面板弦道之外的两侧,既美观又不影响演奏,底板则是由传统的平面改为略带弧度的设计,以增强共振效果。他还以传统龙的图腾,亲手设计为音孔的外形,再以凤的形状设计为纳音,栖于龙的底下。

华一志告诉记者,把音孔设计在面板上的作用,是为了让琴弦的振动由面板至底板,再通过底板反振出音孔。“这样的设计,科学地完成空气在琴腔里的二次振荡,大大提高了古琴的音量。”华一志还将这个设计的理念及振动原理,铭刻在了琴的背部。

2014年,华一志被授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同年,上海音乐学院也获颁“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保护单位”铜牌。2017年,为支持华一志在古琴斫制上的钻研和务实创新,上海音乐学院特批教育用房给华一志,作为古琴斫制的传承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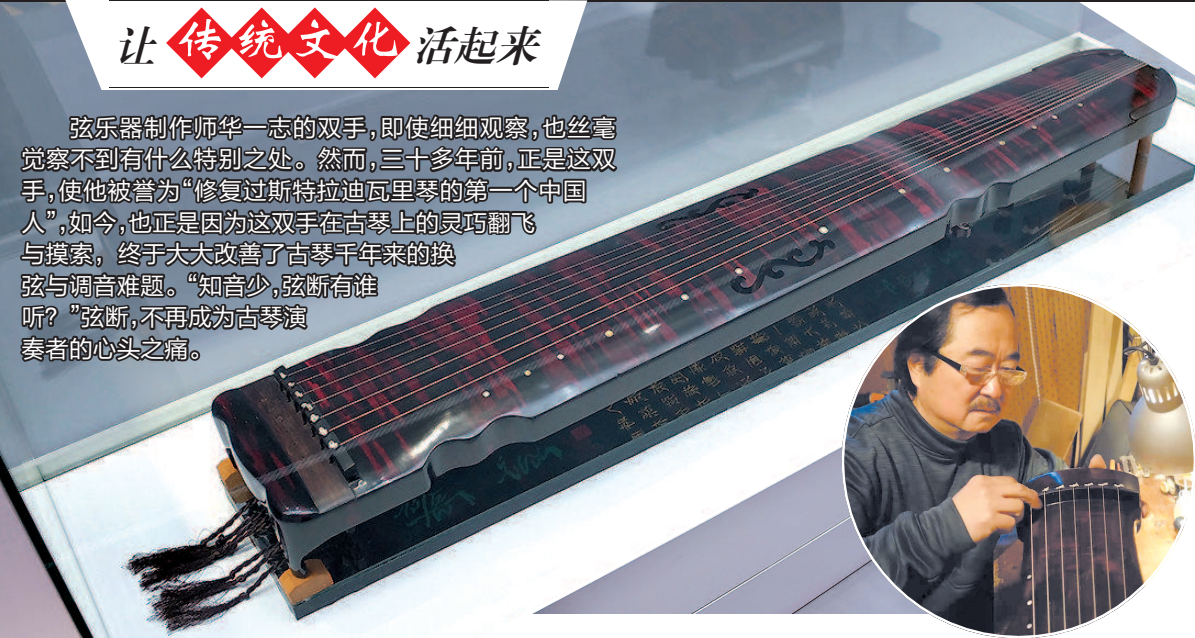
坚守中创新

华一志的工作室位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东北角小楼,门上挂着一个金属牌——“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斫制技艺”,屋子只有十几平方米,整整齐齐摆满了各种琴的部件与修造工具,最醒目的自是古琴无疑。工作台的边墙上钉了一块一米见方的木板,上面密密匝匝挂满了华一志日常修琴用的百余件工具——蚂蚁铗、篋……各有其形,操作者的心思得有多缜密,才能保证用毕之后物归原处呢?华一志笑着揭秘,原来,他把每一件工具的外形都用淡淡的铅笔样画在了木板上,每次使用后,依样循返即可。

华一志从门背后拿出了他的绝活——一把红木手柄,历经百余年、几代人之手的中国大锯,用以制作古琴最基础的一步——开大料。此次参加“百年百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的古琴“古月龙吟”,由华一志独立设计、历时三年研制而成的,从开料至成琴均由华一志手工完成,为纪念恩师胡维礼,故取得此名。

“我一直坚持‘名为中用’,重在‘中’,‘古为今用’,重在‘今’,只有在坚守传统中不断追求创新发展,才能做好非遗的活态传承。”斫琴了大半辈子,从提琴到古琴,华一志说,自己的专业与志趣始终没有改变,更没有“跨界”,“这是我在专业和志趣上的‘回归’。扩大古琴的音量,让古琴在不使用扩音设备的前提下,能发出自身的充满东方韵味的琴声。我将用我的余生去做好这件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 大孟鼎(右)与大克鼎今天上午重聚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孟克双鼎开箱重聚

上博受赠青铜鼎特展本周开幕

昨天晚上,经过1个多小时的忙碌,位于上海博物馆一楼展厅内的约200公斤重的大克鼎被搬到第二展厅。静待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孟鼎在上博二楼重聚。今天上午,大孟鼎在上博开箱点交并在大克鼎旁落位。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于6月18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展,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其中,潘氏家族捐赠的大孟鼎、大克鼎将重聚上博。大克鼎、大孟鼎是迄今为止有铭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合称“三宝”。

展览中展出的青铜鼎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源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潘氏家族捐赠的大孟鼎、大克鼎被视为鼎中翘楚,于19世纪先后出土于陕西眉县、扶风地区,后为潘家珍藏,历经战乱,世代守护。新中国成立后,潘达于女士代表家族将此双鼎无偿捐献给国家,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大孟鼎北上,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重器毛公鼎则以全形拓的形式在展览中展示呈现。

2004年2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曾举办大孟鼎和大克鼎的联合展出,以纪念两尊大鼎曾经的主人、捐赠人潘达于女士的100岁寿辰。此次,孟克双鼎重聚沪上,与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的秦公鼎,孙煜峰先生捐赠的刘鼎,李荫轩、邱辉夫妇捐赠的宁女父丁鼎,沈同越女士捐赠的父庚祖辛鼎等19件青铜鼎一同亮相。记者在展厅看到,捐赠人姓名和履历以前所未有的显眼程度,悬挂于所捐赠物品的上方,上博以此致敬所有的国宝捐赠人。

上海博物馆还将于下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同时,上海博物馆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推出一系列合作推广活动,并合作研发相关文创产品,从多角度阐释中国古代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持续至7月18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华一志在合琴

本报记者 陈昱玮 摄